

张建智 著

# 绝版诗话

谈民国时期初版诗集



# 绝版诗话

谈民国时期初版诗集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版诗话:谈民国时期初版诗集/张建智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309-09369-8

I. 绝… II. 张… III. 诗话-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6128 号

绝版诗话:谈民国时期初版诗集

张建智 著

责任编辑/陈麦青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0 千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369-8/I·734

定价:3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次

001 “我才不怕归呢”（代序）

——悼念诗人许世旭

005 觅我童心廿六年

021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怀念诗人陈梦家

037 李金发：《食客与凶年》

051 完成我感恩的晚祷

065 俞平伯与《西还》

079 吹动着智慧的影子

——辛笛早年的《手掌集》

093 赵景深的《荷花》

105 “魔鬼诗人”：于赓虞

115 静处的月明：林徽因诗存及其他

131 白采与《羸疾者的爱》

143 1922年，油菜花黄时

——怀念现代爱情诗人汪静之

157 蒲风在日本的：《六月流火》

167 关露和她的诗

——千古情人我独痴

177 附录：（外一篇）读丁言昭《关露传》

183 由鲁迅想到虞琰的《湖风》

195 在那片伤感的春色里

——杨骚和他的诗

209 后记



## “我才不怕归呢”（代序）

——悼念诗人许世旭

白桦

一个外国人，学汉语，想成为一名翻译家，无疑就像是要翻越一座万仞高山那样艰难；一个外国诗人，学汉语，最终能成为一个汉语诗人，恐怕就要像翻越十万大山那样艰难了。韩国诗人许世旭酷爱中国，死心塌地地钻研中国诗歌。据我所知，世界上许多大诗人都坚持认为：一种语言的诗歌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诗歌是不可能的，何况以十年之功，试图从韩语诗人转换为优秀的汉语诗人，几乎毫无可能。而许世旭是唯一的例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在台湾主办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会刊——《中国现代文学》，开始把真诚的目光转向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由他撰写的学术论文：《中共的新人文学论》和《中国抗战诗的艺术性》。同一时期，他还埋头翻译出版了《中共现代代表诗选》（第一辑和第二辑），中、

韩文对照。第一辑收有白桦、顾城、北岛、江河、梁小斌的代表作，如白桦的《船》、《风》等，顾城的《远和近》、《一代人》等，北岛的《一切》、《回答》等，江河的《没有写完的诗》等，梁小斌的《雪的墙》等等。第二辑收有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也是一切》，芒克的《十月的献诗》、《太阳落了》，严力的《我是雪》，骆耕舒的《不满》，雷抒雁的《防风林的歌》等等。他和我的通信往来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每当接到世旭的来信都不敢相信他是韩国人。当我第一次接到世旭的电话，世旭告诉我他已经身在上海的时候，我惊喜万分，立刻骑上摩托车穿过一场磅礴的大雷雨，赶到他下榻的复旦大学。在我和世旭拥抱的时候，我确信这是我的嫡亲兄弟。后来，不管我的境遇如何，世旭每一次来上海都要和我见面、对饮。无须说什么，他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有一次，他应邀来上海，在一所著名的学府参加为他举办的朗诵会，兴致勃勃地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也能到会，他戏谑地说“来捧捧老弟的场吧！”我放下电话正要准备起身，紧接着电话铃又响了，还是他。他说：“老兄！你就别来了，文学系的领导对我说：我们不敢惊动这样大的作家。”说到这里，我和他都默然了，因为我们都懂得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没有再说什么，而手里的电话却好一会儿都没有放下来。1999年10月我应邀访问韩国，在韩国所有的演讲都由他为我做翻译，从听众的神情和眼睛里滚动着的泪水可以看出：世旭把我所有的情感、节奏以及汉语的多义性，都传达得十分精准。

今春，我接到他的电话，问了我的近况。我告诉他我要给他寄我的新版《文集》，他非常高兴。所以，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离我而去，就像我根本没想到海浪之歌会突然黯哑，海上那颗总在向我放射绿色光芒的星会悄然熄灭。但诗人潘郁琦从美国发信给我，她说：那颗星熄灭了，熄灭了。我真的不能接受：一个那么阳光的诗人会突然消失在永远的黑暗里么？我号啕痛哭，翻开他的诗集，想把他找回来。信手翻来，第一眼就看到他了，他像孩子那样对我说：“人死了，那边还挂起灯笼，我才不怕归呢”我眼眶里的泪水立即滑落在他的诗页上，竟凝结为亮晶晶的冰珠……

2010年7月24日于上海

童

王統照著

心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童心》1925年初版书影

## 觅我童心廿六年

我藏有一本存世较少的民国刊本，那就是王统照的初版本诗集《童心》。当写此文时，忽想起近日发表《旧刊新拾》的姜德明先生，可能他也有此诗集。对这版本，《唐弢书话》中，早有所述：“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里的诗集，开本和《旧梦》一样，尚有王统照的《童心》、朱湘的《夏天》和梁宗岱的《晚祷》。这商务书版，大都毁于‘一·二八’炮火，以后重印，版权页上一律注明‘国难后’第几版，留此数字，以志不忘，倒也颇有意思。上面说的诗集四种，后两种都曾重印，惟《旧梦》和《童心》久已毁版，极为难得。”

从唐弢先生这段话，可窥书之命运也无常。因为，商务印书馆的书版，不幸在1932年的上海，早毁于日军炮火轰炸后的废墟中了。

抗日战争后，经过了十多年的劫难，唐弢先生还到处在寻觅这部久已失版的书。有一天，终在上海一家旧书店，找到了原版《童心》一书；欣慰之情，溢于言表，马上写

了书话，投于当年的《文汇报》发表。当时，王统照正在青岛，读到唐弢的文章后，想起彼此惜别多年，不胜感慨。遂于1948年10月，作《谢晦庵君》诗一首，以示答谢之情切。诗曰：旧稿飘零刊本残，谢君拾掇自荒摊。童心愿化春泥种，往事难如蜡泪干。北国鼓鼙萦梦寐，平生意想剩华颠。西窗何日同听雨？樽酒论文忘夜阑。此诗，回忆了抗战之初，王统照在上海，常与郑振铎，李健吾，柯灵，唐弢等人一起相聚论文酬作的美好时光，且期盼那样的时刻的到来。

王统照（1897—1957），山东诸城人，字剑三，现代著名作家。1919年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创作，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示威活动。1921年，他与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瞿世英、蒋百里、叶绍钧、朱希祖、耿济之、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12人，发起成立了新文化运动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而艺术”的新文化思想。他在文学研究会的《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上，发表过不少短篇小说和新诗、散文。还编辑《曙光》、《晨光》等杂志，并主编过《晨报》的《文学旬刊》。1924—1925年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到各地演讲，王统照也曾为他作过翻译。他对新旧诗文均有造诣。自一九二七年后，他定居青岛。在这期间，创办了青岛历史上第一本文学期刊《青潮》，后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并在此创作了长篇小说《山雨》。1934年初，王统照离青岛返回故里，变卖田产，自费旅欧，游历了埃及、意大利、法国、德国、荷兰以及波兰，并作诗《九月风》，歌颂波兰人民的自由独立运动。曾秘密访问列宁格勒，最后到伦

敦阅读、抄录资料，又赴爱丁堡参加世界笔会。

鲁迅先生逝世后，王统照非常悲痛，亲自前往送葬，并编辑了纪念鲁迅的文学月刊专号。是年，他出版散文集《青纱帐》、诗集《夜行集》及长篇小说《春花》等。1937年6月，编辑出版《王统照短篇小说集》。五十年代后，王统照任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山东省文化局长，这是他的职务。另，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一位能撰写多种体裁的高产作家。

王统照的《童心》，是继他的两部长篇小说《一叶》、《黄昏》后的第一部诗集。于1925年2月出版，收录了他1919—1924年间写的诗歌90首。前有“弁言”小诗一首。其中收了王统照1919年诗作七首，1920年诗作十七首，（其中有一首题为“小诗”，计有76首短诗），1921年二十二首，1922年三十五首，1923年七首，1924年二首。当年，商务印书馆替文学研究会出过不少书，多为三十二开本，但有几本诗集，却为四十开狭长本，《童心》与刘大白的《旧梦》是一个版式，开本尺寸为17.5cm×9.5cm，封面灰绿，给人以沉静与简朴的感觉（见初版书影）。全书左起横排，计二百六十五页。骤眼望去，厚厚一长册，确有像今日的小字典。

自《童心》出版后，王统照陆续有《这时代》（1933）、《她的生命》（1934）、《夜行集》（1935）等新诗集问世。他还以线装书形式，自费印过译诗集《题石集》（1941）。在诸多三十年代现代文学版本中，《童心》也属商务印书馆发行的经典之作。

王统照从1921年成立文学研究会后，到三十年代为其创作高峰。诚如国内王统照研究的著名学者刘增人先生所说：“作为‘五四’文学的肖子、‘五四’时代的肖子，王统照向中国的新文学，奉献了相当可观的成果；既是多种多样的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样样俱全，又有理论、批评、翻译、介绍，诸多领域里，都堪称成果斐然，的确是‘五四’文学界的多产作家与活跃任务。”

记得1997年，浙江文艺出版社以《中国新诗经典》面世，重印《童心》。我曾有机会问过一位编辑：怎么会想到重印这套丛书？那位编辑，略一沉思后，就以惯常的口吻回答我说：“如今困惑着编辑的一件烦心事，究竟出哪类书好呢？随着激烈的书市竞争，编辑只能凭着直觉的兴奋点，以及想方设法找些空白点。其实，起作用的还是一种观念，是长期隐积在编辑心中的人文情结……”这话说的不无道理。据那套书的责任编辑说，《童心》这书的原版，因战争毁了书版，连王统照后人也未能保留。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位编辑的话，倒真使我想起2009年5月21日，《王统照全集》研讨会和王统照手稿捐赠仪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发来了贺信。商金林、谢志熙、杨洪承、王中忱等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国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庞洋等应邀出席会议。王立诚先生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父亲王统照的手稿和遗物百余件。但在捐赠清单中，尚未有1925年版的王统照的《童心》一书。鉴此，若时光倒流到“五四”时代，那时，能成为一名诗人，是无尚光荣的。不像现在



的诗人，一如残冬之荷花，没了光彩，没了殊荣，没了读者，没了……

1997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新版的《童心》，我曾把它和王统照之初版本，对照阅读，与初版出入处颇多，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我无时间来做一个“校释勘误表”，然而我想，作为后起的现代文学新诗研究者，也许，将来总会有人来做这件有意义的事的。

王统照《童心》中的诗，何以能感动“五四”以后的读者呢？应该说靠的是诗人那颗心的纯洁，情的真挚。他是拿了这片情感去和读者共鸣的。一如他向读者坦诚的话语：我不向荒山寻金珠/也不向树林中觅翠羽/只已遗落的“童心”不知藏在何处？（《弁言》）

也许，作者全力以赴要在荒山中，去找到一颗童心。可是，留在这部诗集里的文字，却难找到纯真的童心，留下的只是一些时代苦难的痕迹。王统照的《童心》，着重表现刹那间的感受，富有哲理意蕴。20年代后期，由于作者随生活视野的扩大，深深体验了“人间的苦味”，在作品中，对人民生活苦难的描写就有深度。

“谁心中黑暗的影摇起了/将引导饿死的生命/到无尽之海中去。……你只有迎着真诚的眼泪/深藏在诗人泣的心绪中吧！”（《谁是我的最大的安慰者》）

“为什么在你和我里，分出爱与憎/在白天与夜，分出暗与明/在花与荆棘里，分出不同的企盼/在冰雪上与陶醉中，显得出迷惑与凄冷？……/我在心灵里，却有个秘密与神奇的崇敬！”（《为什么》）